

庸庵海外文編

庸盦海外文編卷二

無錫薛福成叔耘

英吉利利用商務闢荒地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香港新嘉坡五六十年前皆棄壤也。西人經營商務，每闢荒地爲巨埠，而英吉利尤擅能事。以英人於商務最精也。當締造之初，必審其地爲水陸要衝，又有泊船避風之澳，有險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於是招致商民，創闢市廛，未幾而街衢橋梁闐闐，園林無不畢具，未幾而學堂教堂醫院博物院無不畢具，又未幾而電綫鐵路礮臺船塢無不畢具，寢至商貨流馳，民物殷阜。

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夫商爲中國四民之殿，而西人則恃商爲創國造家開物成務之命脈。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蓋有商則士可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綱者商也。此其理爲從前九州之內所未知，六經之內所未講。西洋創此規模，實有可操之券，不能執崇本抑末之舊說以難之。因思神農氏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齊太公勸女紅，管子正鹽筴，而諸侯斂袂朝齊，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聖賢有用之者矣。蓋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閉關獨治，老死

不相往來。若居今日萬國相通之世。雖聖人復生。必不置商務爲緩圖。儻以其爲西人所尙而忽之。則以中國生財之極富。不數十年而漸輸海外。中國日貧且弱。西人日富且彊。斯固西人所大願也。

西法爲公其之理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歐美兩洲諸國勃焉興起之機。在學問日新。工商奮績。而其絕大關鍵。皆在近百年中。至其所以橫絕寰宇。而莫與抗者。不過恃火輪舟車。及電綫諸務。實皆創行於六七十年之內。其他概可知矣。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強盛。而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擯絕而貶之過嚴。殆皆所見之不廣也。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製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洩之理。特假西人之專門。

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閒公其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糜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專攻有用之學。遂能直造精微。斯固無庸自諱。亦何必自畫也。上古之世。制作萃於中華。自神聖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網罟。造衣裳。造書契。當鴻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豈不較今日西人制作。尤爲神奇。特人皆習慣而不察耳。卽如堯典之定四時。周髀之傳算術。西人星算之學。未始不權輿於此。其他有益國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昔者宇

宙尙無制作。中國聖人仰觀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踵中國聖人之制作而研精不輟，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若怵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追隨不易而慮始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弱楚，武靈變服以滅胡，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吾又安知千百年後，華人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靈機，俾西人色然以驚，畢然而企也。

赤道下無人才說

庚寅

光緒庚寅福成出使泰西乘輪舶駛大洋越香港而西。歷觀西貢新嘉坡錫蘭諸巨鎮。知西人墾闢經營之效捷矣。然其土民蠢蠢與鹿豕無異。仍有榛狂氣象。卽所見越南暹羅緬甸諸國人及印度巫來由阿喇伯諸種人無不面目黝黑形體短小。以視中國人民之文秀與歐洲各國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何懸絕哉。余始悟南洋諸島國皆在赤道下。自古未聞有傑出之人才。獨其物產豐饒。如再熟之嘉穀。干尋之名材。暨夫沈香檀香荔枝豆蔻肉桂金銀鉛錫水銀丹沙明珠美玉寶石珊

瑚琥珀金剛鑽。馴象文犀孔雀翡翠錦雞大貝璠璣之  
族。往往挺秀孕珍。以供天下不竭之用。蓋其四時皆如  
盛夏。陽氣發生無窮。故育物爲最宏。然天地精英。祇有  
此數。終歲舒而不斂。一洩無餘。所以人之筋力不能勤。  
神智不能生。頽散昏懦。末由自振。大抵造物之靈氣。鍾  
於物。不鍾於人也。人才旣衰。雖有物產。不能自用。終古  
受制於人。今乃爲歐羅巴諸國所蠶食。無一島能自立  
者。卽如五印度地方。萬里在昔。未聞有強盛之國。元明  
以後。蒙古剪之。近者英吉利鱗之。至瞿曇氏之所生長。  
竊意當在中北兩印度離赤道稍遠之地。雖錫蘭亦有

佛迹不過游蹤偶到而已。且其教未能經緯區宇。究違  
聖人之中道。不足尚也。大抵地球溫帶爲人物精華所  
萃。寒帶之極北。則人物不能生。熱帶之下。人物雖繁。而  
人才不生。而溫帶近寒帶之地。往往有鍾毓神靈。首出  
庶物者。則以精氣凝斂之故也。

攻戰守具不用之用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今天下之製槍則有前門後門單響連響之殊製礮則有前膛後膛銅鐵純鋼之異礮臺則有明式暗式泥土三合土鐵鑄之分戰艦則有蚊船雷船礮船快船鐵甲船之異其餘水雷則伏雷行雷桿雷魚雷體製不窮火藥則炸藥棉藥餅藥栗藥新奇疊出慘烈如此耗費如此造物將何以供其鑄鑿然風氣盛開卽在今三十四年而此三四十年中攻守戰爭之事轉少於昔日者何也諸國皆憚於先發也往者泰西戰事一日英法助土攻俄之戰一日南北花旗之戰一日普法之戰此三役

者皆在二三十年以前。或構兵連年。或震動大局。而拿破侖之佳兵。黷武動以全國爲孤注。又無論焉。近年則如俄土之釁。智利祕魯之爭。或鄰邦爲之勸和。或構難而卽講解。故烽火之警稍靖焉。卽兵民之禍亦稍紓焉。大抵昔之籌攻戰守具也較易。故其視攻戰守也亦較輕。今之籌攻戰守具也較難。故其視攻戰守也亦較重。且其費至繁。往往傾數十年之蓄積。以僥倖於勝負。不可知之數。卽使偶勝。已覺得不償失。智者所不爲。其術至酷。偶一設想。猶爲之心悸而神驚。若一朝逞忿一念喜爭。糜爛數百萬生靈之命。仁者所不爲。是故今之時

勢善爲國家謀者常以精籌攻戰守具爲無形之攻戰守初不必見之實事也竊嘗觀英法俄德美諸大國不憚殫其人力物力窮年累世以求槍之靈礮之猛艦之精臺之堅迨各造乎其極而又無所用之非不用也殆以不用爲用也夫瀛環各國平時互相考校於槍礮艦臺之孰良孰楛無不確有定評一旦有事則弱者讓於强者强者讓於尤强者殆必至之勢固然之理强者於攻戰守早有把握未及發難雖取千百里之地索千百萬之餉而不難弱者於攻戰守茫無把握不敢輕試則亦割地輸幣而有所不靳且弱國卽幸而偶勝而弱固

不足以敵強於是慮大國有再舉之師鄰邦有勒和之議終於棄地受盟如光緒戊寅己卯之間土耳其之於俄羅斯是也是故與其爭勝於境外不如制勝於國中蓋必平時精心營度然後能操此無形之具若不得已而用攻戰守則已出於下策矣然則居今世而圖立國之本雖伊呂復出管葛復生謂可勿致意於槍之靈礮之猛艦之精臺之堅吾不信也若夫修內政厚民生濬財源勵人才則又籌此數者之本原也

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見出使四國日記辛卯

俄羅斯一國商務之旺不如英水師之盛亦不如英地產之富不如法工藝之良亦不如法陸師之練不如德學問之精亦不如德若是則俄當爲歐羅巴諸國所弱矣然而諸國畏之忌之者何也俄之地形廣博無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長駕遠馭之威居高臨下之勢且曠土既多以其地之產養其地之人而有餘是得地利秋冬結冰入夏始解雖有強兵猛將不足以病俄是得天時俄之君權特重非若他國有議院之牽制且其開國較遲純樸之氣未散內外上下戮力壹心以圖遠略是得

人和夫俄立國之基初與西洋諸國不同故不必事事如西洋而西洋且視爲最強之國各有瞠乎其後之勢况俄自前皇彼得羅以來慕效西洋政俗講求製造風氣日開數十年後商務未必不日旺武備未必不日精工藝未必不日良學問未必不日新以俄事事不如西國尙擅最強之勝勢若其諸務一旦與西國相頡頏譬猶大江洪河出三峽下底柱奔騰衝突於平原之地浩浩湯湯莫之能禦矣此歐洲諸國所以長慮卻顧隱憂莫釋者也夫俄不有事於天下則已俄若有事於天下東則中國與朝鮮當其衝西則土耳其當其衝中則印

度當其衝而余默察俄之隱謀則注意印度爲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於俄則中國與土耳其亦豈能一夕甘寢英之執政知俄之睥睨印度也乃隨事而豫爲之防竊聞俄皇之論亦頗躊躇審顧不欲輕動意在撫綏其人民輯和其部族墾闢其荒地聯絡其邦交沈機觀變引而不發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後以其全力生聚教訓積至數十百年後地廣人眾勢力且十倍英德諸國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昔者戰國之初六國合力擯秦而秦得閉關息民養精蓄銳者數世迨開關出師六國從風而靡自救不贍俄之機勢大與秦類蓋

積之愈厚則基愈固蓄之愈久則勢愈雄今日者俄如  
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國之利也然則中  
西各國將若之何曰盡其自治自強之道而已矣若俄  
之所以自謀則非他國所能與聞也

再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辛卯

歐羅巴諸國之畏俄羅斯其事固灼然顯著矣夫諸國所以尤畏之者知其雖敗而不困也昔者瑞典國王查理材武過人戰無不捷嘗伐敗俄兵取波蘭進搗俄都驟迷失道爲俄所乘全軍燬焉身困壤蹙復割芬蘭以講瑞典至今削弱不振法王拿破侖矜其雄略嘗驅六十萬銳師遠萬里覆俄墨斯科都城俄人斂兵不戰遮遏險要乘風縱火別遣奇軍出間道以輅之拿破侖狼狽退師糧盡天寒士卒飢凍中途崩潰死亡略盡未幾而俄皇率諸國之兵徑造巴黎城下矣英法兩國助土

攻俄之役。俄之礮臺兵艦。被燬實多。於是立約定盟。禁俄之水師。不得駛入黑海。未及數年。俄人遽寒黑海之盟。英法且熟視而不能禁矣。夫兩雄相扼。莫急於挫其鋒。乃挫之而俄不加損。設復爲俄所挫。將若之何。莫難於破其都。乃破之而俄且益勁。設再爲俄所破。將若之何。是故六國抑秦於函谷。而終無如秦何。則六國之併於秦也。可決矣。項羽摧漢於彭城。而終無如漢何。則項羽之滅於漢也。可卜矣。石虎侵逼慕容氏。而終不能取燕。則燕將反取趙地。慕容垂擊敗拓跋氏。而終不能傾魏。則魏將反傾燕國。此皆必至之事。固然之理。無待著。

蔡者也。何則？俄之爲國地廣人稀，冰雪堅沍，糧無可因，城無可據，得其地不能守，得其人不能用。故諸國不窺俄，則已窺之，未有不敗者。而俄則因利乘便，恢拓疆土，方無虛日。此歐洲諸國所以慄慄危懼也。兵法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惟俄有之，非俄之君相所能自爲。乃其形勢然也。或曰：俄之兇黨蘊其癘毒，朋謀揖志，冀革舊政，俄皇權力雖重，日夜慮炸藥飛彈之禍，可謂至危。俄民亦以所享權利不能與英法德諸國齊民齒，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尙何能日加強盛哉？答之曰：余所論者國勢也，非國政也。俄之國政寢久，亦必改變，與英

法德諸國相同。昔者田氏代齊，因其霸國餘烈，往往能與秦楚爭雄。西魏創府兵及租庸調法，歷周及隋，至唐太宗始收其大效。凡至強之國，其基定於數百年前，非必一姓之所爲，則余所能衡量者，亦俄之國勢而已矣。邊計其他哉。

西洋諸國導民生財說 辛卯

西洋富而中國貧。以中國患人滿也。然余攷歐洲諸國。通計合算。每十方里。每英方里合中國十方里居九十四人。中國每十方里。居四十八人。是歐洲人滿。實倍於中國矣。而其地之膏腴。又多不逮中國。以遜於中國之地。養倍於中國之人。非但不至如中國之民窮財盡。而英法諸國。多有饒富景象者。何也。爲能濬其生財之源也。蓋西人於藝植之法。畜牧之方。農田水利之益。講求至精。厥產已頗勝於膏腴之地。其人多研礦學。審礦苗。與礦利。金銀銅鐵錫鉛煤之屬。日出不窮。是不但孳之地上。又鑿之

地下矣。工藝之興，新奇日著，又能切於民生日用，質良價廉，爲遐邇所必需，是不但不遺地力，又善用人力矣。商務爲上下所注意，風氣旣開，經營盡善，五洲萬國，無貨不流，各挾巨貲，以逐什一之利，是不但鳩之境內，又輦自境外矣。凡諸要端，國家皆設官以經理之，又立法以鼓舞之。夫然，則以歐洲之人，用歐洲之地，而其導民生財之道，殆不啻有三四歐洲也。且其人又善尋新地，天涯海角，無阻不通，無荒不墾，其民遠適異域，視爲樂土者，無歲無之。噫！彼以此法治民，雖人滿何嘗不富也。而况其能使不滿也。若中國之礦務、商務、工務，無一振

與坐視民之困窮而不爲之所。雖人不滿。奚能不貧也。  
而况乎日形其滿也。

論中國在公法外之害

壬辰

泰西有萬國公法一書所以齊大小強弱不齊之國而  
使有可守之準繩各國所以能息兵革者此書不爲無  
功然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隱隱以強弱爲衡頗有名實  
之不同強盛之國事事欲軼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繩  
之雖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於公法之外者已  
不少矣衰弱之國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  
之雖能自奮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損於公法之外者已  
無窮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損益大有不  
同者其實也雖然各國之大小強弱萬有不齊究賴此

公法以齊之。則可以弭有形之釁。雖至弱小之國。亦得藉公法以自存。惟亞細亞東方諸國。風氣不同。政事不同。言語文字不同。初與公法有格格不相入之勢。而此書亦若未挈東方諸國在內。三十年來。日本暹羅盡力經營。以求附乎泰西之公法。日本至改正朔。易服色。以媚西人。而西人亦遂引之入公法矣。中國與西人立約之初。不知萬國公法爲何書。有時西人援公法以相詰責。秉鈞者嘗應之曰。我中國不願入爾之公法。中西之俗。豈能強同。爾述公法。我實不知。自是以後。西人輒謂中國爲公法外之國。公法內應享之權利。闕然無與。如

各國商埠。獨不許中國設領事官。而彼之領事在中國者。統轄商民。權與守土官相埒。洋人殺害華民。無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國驅禁華民。幾不齒中國於友邦。此皆與公法大相刺謬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國無不受之。蓋西人明知我不能舉公法以與之爭。卽欲與爭。諸國皆漠視之。不肯發一公論也。則其悍然冒不韙以陵我者。雖違理傷誼。有所不卹矣。余嘗謂中國如有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元太祖之聲威。則雖黜公法。拒西人。其何嚮而不濟。若勢有不逮。曷若以公法爲依歸。尙不受無窮之害。秉鈞者初不料其一言之失。流弊至於

此極也。近年以來，使臣出駐各國，往往援據公法爲辯論之資，雖有效有不效。西人之舊習已稍改矣。往歲余殫竭心力，與英廷議定設立香港領事官，此可爲風示他國。張本卽可爲隱抽。昔日受虧條約，張本無如當事諸公，有一二人挾私懷忌，出死力以阻之。余獨不解其是何肺肝。中國辦事之難，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西洋諸國爲民理財說

壬辰

英吉利三島及法德等國皆不過中國兩行省地耳。然其歲出歲入之款大都在白金四五萬萬兩以外。不啻六七倍於中國。蓋諸國之取諸民也。百餘倍於中國矣。其在民家。畜一狗馬也有稅。置一器具也有稅。佩一環釧也有稅。而田產房屋更無論焉。於商則旣稅之於貨物。又稅之於市廛。又稅之於契票。而舟車之過關津者更無論焉。關稅有值百取四十。取六十者甚有值百取百。取二百者。征斂若此。民必不堪命矣。而民不甚以爲病者何也。以其取之於民而仍用之於民也。古者中國

制用之經每量入以爲出。今之外國則按年豫計國用之大者而量出以爲入。其入焉者無不旋出焉者也。其出焉者又無不旋入焉者也。余觀諸國出款以水陸兵費爲最鉅。實皆自養本國之民。他如養老濟貧之費。貧民子弟入學堂之費。歲支不下一二千萬兩。水陸兵丁贍老卹傷之費。文武官致仕後半俸之費。歲支亦不下一二千萬兩。用意可謂至厚。其或造一礮臺也。製一鐵甲船也。動費千百萬金。而金工木工石工開礦之工。鎔煉之工。無不獲利矣。築一鐵路也。通一電綫也。動費千百萬金。而巧者業皆富。貧者學通格致者無不仰食。

矣。至如造一橋梁，闢一園林，而日收眾人之費，無不有所取償焉。起一師旅，興一水利，而責敵以酬兵費，勸民以增田賦，無不有所取償焉。且彼取諸貧民者，較富民爲輕。所以養護貧民者，則甚備。平時謀國精神，專在藏富於商，其愛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蓋其綢繆商政，所以體卹而扶植之者，無微不至。宜其厚輸而無怨也。大抵天地生財，欲其川流不息，苟有壅之而勿流者，造物惡之。如隋文帝之積粟於倉，明神宗之積金於庫，將有睨而思攘之者矣。若西洋諸國之爲民理財，雖有重斂之實，而無厲民之迹者，無他，以其能聚亦能散也。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王辰

昔漢武帝詔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使才與將相並重久矣。孔子亟稱子產。其相鄭以潤色辭命爲功。管仲天下才。而平戎之役。文辭彬雅。爲周天子所賓敬。秦漢而後。中國疆宇廣矣。卽今日拓日遠。不能無與並立之國。有並立之國。不外戰守和三事。戰資乎將。守資乎相。和資乎使。殆有交相爲用而不可闕者。且相臣主內政。使臣主外務。綏外則內方可治。外與內相表裏也。將臣尙武力。使臣尙文辯。辯勝則力可勿用。辯與力相補救也。是故有百年安邊之計。定於三寸舌者。富

彌之使契丹是也。有一介行李之馳，賢於十萬兵者。陸賈之使南粵是也。近數十年以來，火輪舟車，無阻不通。瀛環諸國，互爲比鄰。實開宇宙之奇局。英法俄德美數大國，各挾勝勢，以相陵相伺。彼與我通商，定界立約，應之稍一不審，往往貽患無窮。而使臣之責，乃益重。吾觀西洋諸國，或以宰相及外部大臣出爲全權公使，或以大將軍及兵部大臣出爲全權公使。其視將相與使臣，無纖毫軒輊焉。大抵使臣宣國威，覘敵勢，卹民瘼，宜與廟堂謀議，翕然相通。至於造船製礮之法，練兵儲才之要，或攷其新式，或偵其密計，以告我將帥而爲之備。緊

惟使臣是賴。是故無賢相之識與度，不可以爲使臣。無  
賢將之膽與智，亦不可以爲使臣。負乎艱哉！中國可膺  
此選者尙寡。安能應變而不受人侮。然非士大夫之才  
力不如西人也。亦在有權力者之開其風氣而已矣。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壬辰

凡人用物，斲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非令名美譽之所能勸也。非善政溫辭之所能導也。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

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  
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  
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  
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中國人民之眾十倍西洋  
諸國。議者謂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  
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  
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  
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  
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  
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并不能售於本國。

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余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蓋用機器以

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  
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尚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利歸  
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  
有不可言者矣

治術學術在專精說

王辰

中國上古之世。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孟子譏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爲一。蓋鴻荒樸略之時。文明尙未啟也。厥後耕織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術乃愈精。是故以禹之聖而專作司空。皋陶之聖而專作士。稷契之聖而專作司農。司徒。甚至終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管子稱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此齊國之所以霸也。宋明以來。漸失此意。自取士專用時文試帖小楷。若謂工其藝者。卽無所不

能究其極。乃一無所能。仕於京者。忽戶部。忽刑部。忽兵部。迄無定職。仕於外者。忽齊魯。忽吳楚。忽蜀粵。迄無定居。忽治河。忽督糧。忽運鹽。亦迄無定官。夫以古之聖人。所經營數十年。而不敢自謂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於歲月之間。而望盡其職守。豈不難哉。泰西諸國。頗異於此。出使一塗。由隨員而領事。而參贊。而公使。洊升爲全權公使。或外部大臣。數十年不改其用焉。軍政一塗。由百總而千總。而都司。而副將。洊升爲水陸軍提督。或兵部大臣。數十年不變其術焉。他如或嫻工程。或精會計。或諳法律。或究牧礦。皆倚厥專長。各盡所用。不相攙

也不相撓也。士之所研，則有算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天學、地學，及一切格致之學。而一學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至累世莫殫其業焉。工之所習，則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毛、羽，及設色、搏埴，而一藝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卽如造礮，攻金之一事也。而礮膛、礮門、礮彈、礮架，所析不下數十件，各有專業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輪、船機，所分不下數十事，各有專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訂購船礮，每由承辦之一廠，向諸廠分購各料，彙集成器，而其器乃愈精。余謂西人不過略師管子之意而推廣之，治

術如是學術亦如是宜其驟致富強也中國承宋明以來之積弊日趨貧弱貧弱之極恐致衰微必也籌振興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圖亦惟詳攷唐虞以後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漸擴充之而稍變通之斯可矣

攷舊知新說 壬辰

吾聞西人之言曰。華人尚舊。西人尚新。蓋自熹其能創一切新法。以致富彊。而微諷中國不知變計也。詎知不忘舊。然後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後能復舊。夫日月日新也。而容光之照。萬古如舊。流水日新也。而就下之性。萬古如舊。西人器械。所以能參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闡之學。屢研而益進耳。並非一旦豁然超悟。驟得無上之祕訣也。卽如中國上古之世。繼天立極之聖人。應運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網罟。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衣裳。造書契。能使鴻荒氣象。一變爲宇宙之文明。蓋

新莫新於此矣。其化由東而西。至今西學有東來之法。是能新中國。并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國之聖人若也。降及近古。中國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卽以制器一端而論。惟黃帝周公之指南車。民間尙知造鍼之法。外此如攷工記所論。暨公輸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杜預之河橋。早已盡失其傳。藉令因其舊法。相與潭思竭能。庸詎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輕於忘舊。所以阻其日新也。竊嘗盱衡時局。參覈至計。爲以兩言決之。曰。宜攷舊。勿厭舊。宜知新。勿驚新。

南洋諸島致富彊說

壬辰

南洋諸大島。星列碁置。固有千餘年前。入貢中國。自齒外藩。迄今轉式微者。亦有亙古荒穢。廣莫無垠。人迹不到者。自西人相繼南來。占踞諸島。僅閱一二百年。而疆理恢闢。民物蕃昌。無不有蒸蒸日上之勢。將謂恃西人之經理乎。則離其本國數萬里。究竟來者不甚多也。謂藉土人之奮興乎。則狃獠之俗。囿於方隅。風氣未大開。智慧未盡牖也。然則其所以漸樹富彊之基者。不外招致華民。以爲之質榦而已矣。大抵古今謀國之經。強由於富。富生於庶。所以昔人有生聚教訓之說。然謀庶富

而欲自生之自教之。已覺其迂矣。今彼乘中國之患人滿而鳩我閒民。闢彼曠土。數十萬人。無難驟集也。不待生也。中國之人。秀者。良者。精敏者。勤苦耐勞者。無不有之。稍以西法部勒之。而成教自著矣。非若土人之顛蒙難教也。西人所留意經營者。惟聚之之法而已矣。泰西諸國用此術者。獨英人爲最精。自香港新加坡。以及北般烏。澳大利亞。皆能驟變荒曠爲巨埠。荷蘭西班牙亦知華民之可用。始則勉招之。繼則虐待之。甚有羈禁之。使爲奴。誘脅之。使入籍者。而其功效乃終遜於英遠甚。然所以能自立於南洋者。莫非藉華民力也。余嘗攷越

南暹羅東埔寨等國雖往往多受西人約束而貿易開  
礦諸利權華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土人則  
闕然無與焉至若呂宋噶羅巴婆羅洲蘇門答臘澳大  
利亞等處商礦種植之利華人約占其大半惜乎受人  
統轄中國又無領事官以保護之以至失勢被侮若使  
中國仿西人之法早爲設官保護則南洋諸島之利權  
未嘗不隱分之惜乎失機者數十年一旦覺悟已多牽  
制惟英之屬島已允我設領事官而當事者猶以費絀  
爲辭不願多設是中國有可富可彊之機而不知用也  
亦終於貧弱而已矣謂之何哉

澳大利亞可自疆說 壬辰

往嘗論南洋諸島終古不生人傑至今爲西人所鈐制亦必終古無自立之時以其地在赤道下有發洩而無收斂生人皆頽散昏懦才智不生也若數百年後可以興人才可以張國勢者其惟澳大利亞乎澳大利亞一洲職方外紀謂之第五大洲海國聞見錄所繪之圖署曰人迹不到處瀛環志略稱其地亘古窮荒不通別土明代西班牙人始尋得之荷蘭法蘭西旋據旋棄最後英吉利得之謂其地廣莫無垠百餘年後當成大國南洋諸島當聽役屬如附庸於是極意經營墾闢迄今氣

象振興其言果大驗矣。大抵地在溫帶，非極寒極熱之區。如亞洲之中國、日本，及歐洲、美洲諸大國，氣運循環，周流往復，無不可以盛，可以衰而復盛。惟寒帶、熱帶之下，則無望焉。澳大利亞、寶與南洋諸島不同，地處極南，其北境雖稍近赤道，其中路及南境已在南黃道之下，實與中國之吳越楚蜀相等。惟五六月則爲彼之嚴寒，十一二月則爲彼之盛暑，不過互易其序耳。而天氣和平，土脈膏腴，固大有爲之地也。此地雖爲英吉利所開闢，然西人居此者尙不甚多。土人則昏蒙樸陋，風氣究未大開。是以種植商礦之權，半爲華人所操。西人與

土人雖皆忌之而終不能盡驅之也。澳洲如有自彊之一日其必華人之種也夫。其必華人之種也夫。

槍礮說上 王辰

自槍礮興而弓矢戈矛之術廢戰陣勝負之數與前迥殊卽所以論將才者亦異古之將才傑出者如項羽之拔山扛鼎其氣固蓋一世矣至若漢之黥彭蜀之關張唐之裒鄂明之常遇春傅友德等皆以武勇顯名於時奮建奇績卽岳武穆將才天挺百戰百勝而其武藝絕倫亦實非一時諸將所及夫戰勇氣也故自古恃勇而勝者十常七八今之決戰則不然設以虓猛絕倫之將而遇快槍精礮不能不殞於飛鉛之下雖拔山扛鼎之雄亦奚益哉往者粵寇之亂將才輩出塔羅楊彭多鮑

諸公出百死入一生。撤去捍蔽。立羣于最密之處而不避。用能累戰累捷。語人曰。礮固有眼。不吾傷也。此亦倡勇敢之一法。然究當聽命於天。不盡以人事爲勝負。且當時與寇所用。不過中國舊式槍礮耳。否則西人所廢棄之槍礮耳。若有今日至精之槍礮。恐應之之法。又稍不同。居今日而論將才。不外籌款之裕。鳩工之良。取法之精。操練之勤。四者備矣。善用之則勝。不善用之則敗。智勇固不可闕。所以用厥勇者不同矣。若夫恩威兼濟。信賞必罰。法令簡肅。實用兵機要所最先。此又古今不變。中外不變者也。

槍礮說下 王辰

泰西諸國槍礮之精不越四端曰力之猛也發之速也擊之準也至之遠也諸國竭其才力物力苦心經營者數十年遂於猛速準遠四大端各有極至之處今其雋士巧工覃精研思者尙未已也或謂果若此則西國四端之精進將終無已時恐復閱數十年今日所謂精槍利礮又成廢物矣余謂不然凡物生長各有止境人之長七八尺而止象犀馬駝之巨逾丈而止千年古木高數百尋而止西國槍礮殆已止於極至之境末由再精之時也何以言之今日至精至利之槍礮如欲再加其

猛必有轉移重滯之病。有不能多開之病。如欲再加其速。必有子藥驟竭之病。有不暇命中之病。如欲再加其準。必有運掉不靈之病。有應機遲鈍之病。如欲再加其遠。必有目力不及之病。有子力墜下之病。是故欲加一端之勝。或反爲三端之累。且過求一端之勝。亦必勢有所窮。利不勝害。此余所以決今日之猛。速準遠。爲不能不止之境也。若夫隨宜而變通之。相機而損益之。蓋造者用者無時可已之事。乃其範圍固莫能軼矣。或問百世以下。事久而術遷。機熟而智生。儻能別創新法以制槍礮。則槍礮可終廢乎。答之曰。理固有之。然此究在百

世下非余所能懸揣也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癸巳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謂徒棄誠信有害無利詔以維州及悉怛謀等歸於吐蕃吐蕃誅之境上備極慘酷當時公論咸以快虜心絕降者尤僧孺失策涑水司馬氏以義利爲辨以維州與關中緩急爲衡深是僧孺而非德裕致堂胡氏以維州本唐故地謂僧孺用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事薛子曰固哉司馬公之言偉哉胡氏之識也衢有虎已踞我大門有人奮挺逐之反

怒逐者。謂恐攫虎怒闖我室也。暴客入富家。發匱胠篋。賊物纍纍。有小盜以一物自首。反執小盜及賊物。歸之大盜。曰。吾受之。恐失盜驩也。如是而全家不覆於盜者。眇矣。吐蕃爲患於唐。猶猛獸盜賊也。素無信義。以和款唐。侵暴不已。渾瑊與盟平涼。卽謀執瑊以侵唐。其後屢和。屢入寇。爲唐計者。當絕和議。籌全局。甄拔賢將。分布關中諸鎮。威制吐蕃。策之上也。卽或多事之秋。未遑外攘。亦祇宜相機度勢。稍以金帛羈縻之。彼不悉返侵地。無弛備尋盟之理。盟亦萬不足恃。徒授吐蕃蹈瑕進取之機耳。唐之宰相。若張延賞。崔植。杜元穎。牛僧孺。輩庸

瑣無謀。嘗於遠略。保祿充位。僅以議和。上誤其君。外冀  
強虜之見哀。而稍戢寇虐。拘牽文義。瞠目拱手。甘令堅  
墉奧區。阨塞名關。相次淪沒。若越人視秦人之棄敝屣  
於路隅。漠焉無槩於其心。自秦隴以西。訖於河湟。暨蜀  
右壤。悉爲異域。一出國門。已多戰壘。皆庸相不事事以  
致之也。夫德裕之復維州。圖國之忠謀也。吐蕃陰謀三  
十年。始得此城。遂能併力內侵。馮陵郊甸。一旦空壁來  
歸。坐收千餘里舊地。非德裕奮威訓戎苦心經營。曷克  
臻此。僧孺欲敗其功。創爲不三日至咸陽橋之危辭。以  
怖文宗。不思當時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

驟失門戶。酋豪猜貳。內變將作。以德裕才略。用西川之眾。扼其吭而拊其背。使彼自顧不暇。奚敢侵軼關中。若云責唐敗盟。則前一年圍唐魯州。吐蕃已自敗之矣。僧孺藉口信義。意不在信義也。司馬公從而和之。不亦僨乎。吾謂攷覈古人之事。當論其心。亦論其才。德裕之心。在張國勢。鞏邊防。人所共知也。僧孺之心。不過齟齬德裕。欲沮其入相之路。置國計軍謀於不恤。亦人所共知也。且文宗果憂吐蕃。儻召德裕而相之。必能運籌決勝。制馭四夷。於其相武宗知之矣。僧孺雍容高論。玩惕歲月。妨賢病國。於其相穆宗文宗知之矣。司馬公不此之

察空爲義利之辨。吾不解僧孺之義。謂媚戎邪。豢寇邪。德裕之利。謂扞邊邪。庇民邪。推是說也。勢不使唐之土地盡入於吐蕃不止。抑吾又思之。古人論古。皆有所爲而言。司馬公懲章惇。种諤。徐禧等之開邊構釁。荼毒生靈。冀以正議。感悟神宗。胡氏睹汪黃秦檜輩之媚嫉賢臣。虛張敵勢。脅和誤國。置中原於度外。引孔子不徇蒲人要盟之義。鍼砭南宋君臣。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然後知尙論古人者。先論其世。而玩尙論古人者之言。亦必先論其世。讀書者。慎毋以前儒一時之褒譏。定古人之是非。亦毋以尙論一事之是非。概前儒之賢。否則幾矣。

論不勤遠略之誤

癸巳

昔宰孔譏齊桓公不務德而勤遠略。後世庸憤避事者流，藉爲畏難自恕之辭。而天下益以多事。不知桓公之病在暮年多欲，內政不修，管仲死而賢才衰，內寵多而羣小進，葵邱之會，雖稱極盛，亂機已兆，則不務德一語，足以概之。蓋非遠略之不當勤，正因不知修德，無以立遠略之基也。且桓公居方伯之任，尊周攘夷，乃其職耳。獨惜其德量不宏，見小欲速，昧於遠者大者，則君子不能無病焉。竊嘗以謂古今事變不同，卽所以御之者亦異。齊桓公之時，當北伐山戎，南伐楚，勢也不得謂之遠。

也。漢武帝之時，當攘匈奴，開滇粵，運也，不得謂之遠也。唐太宗之時，當翦突厥，撫回鶻，權也，不得謂之遠也。迨元太祖，囊括俄羅斯，席卷五印度，餘威震於歐羅巴，遠則遠矣，何嘗非審乎機，以奮厥武哉！今者環瀛五洲，近若戶庭，通商萬國，邇於几席，任事者尤當高視遐矚，恢張宏猷，然後有以導其窾，持其變，數十年來，中國不勤遠略之名，聞於外洋各國，莫不欲奪我所不爭，乘我所不備，矚瑕伺隙，事端遂百出而不窮。夫惟不勤遠略，是故琉球滅而越南隨之，越南削而緬甸又隨之，其北則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河以東，勘界一誤，蹙地五千里，其

西則布哈爾布魯特哈薩克浩罕諸回部。盡爲俄羅斯所吞併。而哲孟雄什克南廓爾喀諸部。皆服屬於英吉利。卽朝鮮之近居肘腋。臺灣之列在屏藩者。亦恆啟他國眈眈之視。夫惟不勤遠略。是故香港西貢小呂宋暹羅巴等處。各有數十萬華民。而不能設一領事。美屬之三藩。謝司戈。英屬之澳大利亞。華民皆自闢利源。而無端失之。反受他人驅逐。夫惟不勤遠略。是故商務無一船越新嘉坡而西。小呂宋而南者。而兵船遊歷。亦不踰此。出使大臣。或瞽然於條約之利病。而不知久遠之計。封疆大吏。或惘然於邊防之得失。而惟偷旦夕之安。以

此應敵以此立國。其不至召寇納侮者。幾希。邑有富人。擅陂田之利。天雨湖水溢。隄將壞。或告之曰。隄壞田必沒。盍築諸富人曰。隄去吾田遠。何築爲。無何隄果壞。田盡沒。年穀不登。家以驟貧。彼富人固知田之當護。而不知不護隄之不能護田也。嗚呼。時局之艱危甚矣。強鄰之窺伺深矣。當事者漫不加察。苟圖自便。玩愒歲時。猶偃然曰。不勤遠略也。此之謂無略。此之謂舍遠而不知謀近。此之謂任天下事而不事事。

論公司不舉之病 癸巳

蓋嘗閱製器之廠矣。鑄千鈞之鐵爲大錘。運機一擊。無剛不柔。假令其錘減輕四五。則雖日役千人。閱歲逾時。而器有不能成者矣。又嘗乘渡海之艦矣。采十拱之木爲大桅。張帆駕風。日駛千里。假令其桅減小四五。則雖廣集篙師。船堅風順。而程有不能進者矣。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固無不可爲。無不可成。所以能與天地參。然制事御物之機勢。充其量則以一勝百。減其力則雖有若無。淮南子曰。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迄於今日。西洋諸國。開物成務。往往有萃千萬人之力。而

尙虞其薄且弱者。則合通國之力以爲之。於是鳩集公司之一法。官紳商民各隨貧富爲買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無異心。上下相維。故舉無敗事。由是糾眾智以爲智。眾能以爲能。眾財以爲財。其端始於工商。其究可贊造化。盡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驅駕風電。制御水火亦可也。有拓萬里膏腴之壤。不藉國帑。藉公司者。英人初闢五印度是也。有通終古隔闕之塗。不倚官力。倚公司者。法人創開蘇彝士河是也。西洋諸國所以橫絕四海。莫之能禦者。其不以此也哉。中國地博物阜。迥異諸國。前此善通有無者。有徽商。有晉商。有秦商。皆以

忠實爲體。勤儉爲用。亦頗能創樹規模。相嬗不變者數世。而於積寡爲多。化小爲大之術。尙闕焉。邇者中外通商。頗仿西洋糾股之法。其經理獲效者。則有輪船招商局。有水陸電報局。有開平煤礦局。有漠河金礦局。然較外洋公司之大者。不過什百之一耳。氣不厚。勢不雄。力不堅。末由轉移全局。曩者滬上羣商。亦嘗汲汲以公司爲徽志矣。貿然相招。孤注一擲。應手立敗。甚且乾沒人財。爲飲博聲技之資。置本計於不顧。使天下之有餘財者。相率以公司爲畏塗。非但西洋絕大公司。終無可冀。倖之一日。卽向所謂招商電報開礦三四局者。亦遂畫

於前基難再斬恢張之策如此而望不受制於人其可得乎。夫外洋公司所以無不舉者眾志齊。章程密。禁約嚴。籌畫精也。中國公司所以無一舉者眾志漓。章程舛。禁約弛。籌畫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由於風氣之不開。風氣不開。由於朝廷上之精神不注。西洋舊俗各視此爲立國命脈。有鼓舞之權。有推行之本。有整頓之方。明效應之捷。於影響中國。驟行此法。無力者既瞢然試之。當軸者輒惶然置之。風氣豈有自開之理。是故風氣不變。則公司不舉。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彊。

振百工說 癸巳

古者聖人操制作之權以御天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禹周公皆神明於工政者也。故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之制。四民並重。而工居士農商之中。未嘗有軒輊之意。存乎其間。虞廷颺拜垂及。斯伯與與皋夔稷契同爲名臣。周禮冬官雖闕。而攷工一記精密周詳。足見三代盛時工藝之不苟。周公製指南鍼。迄今海內外咸師其法。東漢張衡文學冠絕一時。所製儀器非後人思力所能及。諸葛亮在伊呂伯仲之間。所製有木牛流馬。有諸葛燈。有諸葛銅鼓。無不精巧。

絕倫。宋明以來，專尙時文帖括之學，舍此無進身之塗。於是輕農工商而專重士，又惟以攻時文帖括者爲已。盡士之能事，而其他學業，瞢然罔省。下至工匠，皆斥爲麤賤之流。寢假風俗漸成，竟若非性麤品賤，不爲工匠者。於是中古以前智創巧述之事，闕然無聞矣。泰西風俗以工商立國，大較恃工爲體，恃商爲用。則工實尙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則工又必兼士之事。吾嘗審泰西諸國勃興之故，數十年來，何其良工之多也。鐵路火車之工，則創其說者曰羅哲爾，曰諾爾德，而後之研求致遠者，不名一家。火輪舟之工，則引其端者曰迷

路耳曰代路爾曰塞明敦而後之變通盡利者不專一  
式電報之工最闡精微者則有若嘎刺法尼若佛爾塔  
若倭斯得若阿拉格若安貝爾鍊鋼之工最擅聲譽者  
則有若西門子若馬丁若別色麻若陪爾那若回特活  
德製槍之工則有若林明敦若匠者士得若毛瑟若亨  
利馬梯尼製礮之工則有若克魯伯若阿模士莊若荷  
乞開司若那登飛其他造船造鋼甲之工則有德之伏  
爾鏗英之雅羅法之科魯蘇造魚雷造火藥之工則有  
奧之懷台脫德之刷次考甫德之杜屯考甫泰西以人  
自鍊鋼以下大抵以人名爲廠  
名卽以廠名爲物名者居多當其創一法與一廠無

不學參造化。思通鬼神。往往有讀書數萬卷。試練數十年。然後能爲互古開一絕藝者。往往有祖孫父子積數世之財力精力。然後能爲斯民創一美利者。由是國家給予憑單。俾獨享其利。則千萬之巨富可立致焉。又或獎其勳勞。錫以封爵。卽位至將相者。莫不與分庭抗禮。有欲然自視弗如之意。則宇宙之大名可兼得焉。夫泰西百工之開物成務。所以可富可彊。可大可久者。以朝野上下敬之慕之。扶之翼之。有以激厲之之故也。若是者。人見謂與今之中國相反。吾謂與古之中國適相符也。中國果欲發憤自彊。則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

欲勸百工必先破去千年以來科舉之學之畦畛朝野  
上下皆漸化其賤工貴士之心是在默窺三代上聖人  
之用意復稍參西法而酌用之庶幾風氣自變人才日  
出乎

海關徵稅敘略 癸巳

總稅務司赫德屬駐英稅務司金登幹送來光緒十八年海關貿易總冊。余受而閱之。條分件繫。經緯分明。是年徵稅之數。凡進口正稅銀四百五十九萬餘兩。出口正稅銀八百二十五萬餘兩。復進口半稅銀八十二萬餘兩。洋藥稅銀二百二十八萬餘兩。船鈔銀三十八萬餘兩。內地半稅銀四十七萬餘兩。洋藥釐金銀五百六十六萬餘兩。以上七項。都二千二百六十八萬餘兩。比較十七年。絀十六萬九千餘兩。比較十六年。贏六十九萬三千餘兩。若就各關所徵七項銀分計之。江海關徵

銀六百三十七萬餘兩。粵海關徵銀二百三十四萬餘兩。江漢關徵銀一百八十九萬餘兩。閩海關徵銀一百六十八萬餘兩。潮海關徵銀一百四十八萬餘兩。浙海關徵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九江關徵銀一百零四萬餘兩。廈門關徵銀九十七萬餘兩。蕪湖關徵銀七十萬餘兩。津海關徵銀六十九萬餘兩。淡水關徵銀六十三萬五千餘兩。鎮江關徵銀六十三萬一千餘兩。山海關徵銀五十四萬餘兩。九龍關徵銀四十七萬餘兩。臺南關徵銀四十四萬餘兩。拱北關徵銀三十八萬餘兩。東海關徵銀三十三萬餘兩。北海關徵銀二十五萬餘兩。

重慶關徵銀二十萬餘兩。宜昌關徵銀十一萬餘兩。瓊海關徵銀九萬八千餘兩。蒙自關徵銀七萬三千餘兩。甌海關徵銀三萬六千餘兩。龍州關徵銀一千七百餘兩。以上二十四關徵收之總數。卽前七項徵收之總數。近年滬粵等關收數所以益旺者。以洋藥釐金歸併之故。閩漢等關收數所以漸減者。以茶葉銷路日衰之故。綜計是年進口洋貨價銀一萬三千五百十萬餘兩。進口正稅并洋藥稅得銀六百八十八萬餘兩。覈諸值百抽五之數。無大懸殊。然洋藥釐金固尙不在內也。出口土貨價銀一萬零二百五十八萬餘兩。出口正稅得銀

八百二十五萬餘兩已逾值百抽八之數與所謂值百抽五者不符則以土貨之價已大減於初定稅則之時之價蓋絲茶二者爲之也余嘗攷財用盈虛之故矣大凡土脈膏沃物產充羨壤博民殷商貨所趨如水歸壑則稅可贏又或眾力勤劬工藝精良流地口廣爲遐方日用所必需則稅可贏又或地雖磽瘠專產一物如絲如茶居民特爲恆業遠人聞而欣羨則稅可贏又或縮穀通衢因利乘便官山府海發天地自然之藏都泉布輸寫之會則稅可贏此數者貴審其地形開其風氣尤視大水之經緯脈絡以定羣商之輻湊與否夫上海扼

長江之要。故稅最多。廣州扼粵江之要。故次之。漢口扼漢江之要。福州扼閩江之要。故又次之。北方之水溜急。沙淤。不便行舟。故雖以黃河之大且長。獨無權稅極盛之關。夫殖財之源。雖因地勢。亦隨人事。天時而變焉者。也。核其所徵之稅。而地之衝僻。民之貧富。物之旺衰。歲之豐歉。俱可借以考鏡焉。余故摘紀其大略如此。

海關出入貨類敘略 癸巳

光緒十八年進口洋藥價銀二千七百四十一萬餘兩。洋布羽綾棉紗綫價銀五千二百七十萬餘兩。呢羽嘩噠氈絨價銀四百七十九萬餘兩。鋼鐵銅鉛錫價銀七百十三萬餘兩。米價銀五百八十二萬餘兩。煤油價銀五百零四萬餘兩。海貨價銀五百二十萬餘兩。煤價銀二百萬餘兩。自來火價銀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雜貨價銀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洋貨價銀一萬二千五百十萬餘兩。而紗布呢羽等幾居進口貨價之半。洋藥亦幾居四分之一。爲中國計宜設方略漸杜洋藥來

源而勸導商民仿洋法織布紡紗尤爲第一要義其次開礦其次鍊鐵其次仿織呢羽氈絨其次仿造自來火及製煉煤油風氣旣開而致富之能事盡此矣出口絲繭價銀三千零三十四萬餘兩綢緞價銀七百八十六萬餘兩茶價銀二千五百九十八萬餘兩棉花價銀五百零八萬餘兩草帽緞價銀二百零五萬餘兩糖價銀二百零七萬餘兩紙價銀一百五十七萬餘兩席價銀一百二十九萬餘兩豆價爆竹價銀各一百十八萬餘兩瓷器窑器價銀一百零八萬餘兩其餘雜貨價銀各數十百萬兩不等都土貨價銀一萬零二百五十八萬

餘兩絲茶兩項爲大宗。幾占土貨價十分之六。如欲整頓土貨。仍須注力絲茶。庶能握其綱領。其餘如棉糖紙席草帽縵等物。苟能隨事講求。隨時整理。亦有大益。此外土貨。俟鐵路開通。必有於無意中暢銷。如草帽縵之類者矣。竊查光緒元二年間。出入口貨約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貨與入貨相比較。中國虧銀至三千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何哉。近兩年中。洋布洋紗進口之價。逾於元二年間之價。約三千數百萬兩。則中國虧銀。皆紗布暢銷爲之也。從此中國織婦機女。束手飢寒者。當不下數千萬人。豈細故哉。而謂導民織布紡紗。尙可緩乎哉。

抑余又聞紡紗之效逾於織布。日本通國經營已獲厚利。卽華民自織之布亦樂購用洋紗。以其價廉質良而易售也。故華商偶設一二紡紗之廠亦無不獲利者。然則有提倡之責者。盍勸商民購機設廠先仿洋法紡紗以漸漸及織布乎。

海關出入貨價敘略 癸巳

是年貨由英國運到者值銀二千八百八十七萬餘兩。香港運到者值銀六千九百八十一萬餘兩。印度運到者值銀一千三百八十六萬餘兩。新嘉坡運到者值銀一百九十一萬餘兩。澳大利亞大浪山加那大運到者值銀一百零一萬餘兩。以上英國及英屬地來貨都值銀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八萬餘兩。由中國運之英國之香港之印度之新嘉坡之澳大利亞大浪山加那大者都值銀五千五百七十八萬餘兩。出入相較中國虧銀五千九百七十萬兩。貨由美國運到者值銀六百零六



之澳門者值銀一百六十八萬餘兩。出入相較中國虧銀一百五十萬餘兩。貨由小呂宋越南暹羅爪哇埃及五國運到者值銀三十一萬餘兩。由中國運之五國者值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出入相較中國贏銀一百五十五萬餘兩。綜而觀之中國之銀耗於英國及英屬地者甚鉅。而稍取盈於通商諸國。然絀者多而贏者寡。勢尚不足相補。故一歲中虧銀至三千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華茶銷於英者。年少一年。銷於俄者。年多一年。俄之用茶。雖未能逮昔日之英。然華茶不至壅滯者。以俄人爲之運用也。中國之貨。稍稍暢銷於日本。則以日本

紡紗驟盛。不能不用中國之棉花。蓋中國與日本互分其利云。今之論時務者。或謂英人耗蠹中國。頗欲聯俄以擯英。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民所以樂購此貨者。皆爲衣食日用所必需。而又質良價廉之故。當其不用。雖君父不得而勸之。於遠人乎。何愛。當其必用。雖君父不得而禁之。於遠人乎。何尤。卽如日本二十年來。專精奮力。研求工商之術。遂能仿造洋貨。及華貨。質良價廉。幾掩其上。英人非但不甚撓之。且極口稱道之。國中樂用其貨者。比比是矣。中國地博物阜。人工甚廉。數倍日本。誠知病英人之耗蠹乎。則有日本之成法在。又何必出

萬不能行之下策哉。或謂中國雖虧銀三千二百五十萬兩。然各關所收稅釐。既得二千二百六十餘萬兩。加以洋商自募牙儉。凡進口七釐。出口八釐。用費共有一千數百萬兩。皆入華人之手。以彼絜此。中國尙贏數十萬兩。是中國之銀。未嘗鎔銖漏入外洋也。斯又不然。攷光緒元年。出入貨相準。華貨尙贏百餘萬兩。若以關稅用費合計之。是中國且多贏二千餘萬金矣。當時歲贏二千萬金。中國且日見貧耗。况如今日之勢乎。是不能不亟爲之計者。牧民之政也。保邦之本也。爲上之責也。

趙鞅論 甲午

昔孔子作春秋。至定公十三年秋。大書而特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且春秋嘗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矣。何趙氏之祖若孫迭受聖筆之誅。若是其嚴也。曰。當時孔子已知趙有分晉之勢。故不稍寬貸也。然則盾之時亦豈計及分晉乎。曰。誅其心也。盾雖無分晉之心。而庇賊戀權。董狐論之當矣。鞅之書叛。亦誅其心而兼誅其迹也。且鞅嘗屢見擯於聖人矣。陽虎自魯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以道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聞其殺竇鳴犢。舜華也。臨河而返。蓋鞅之保奸疾賢。

斷喪公室。實與後世莽操懿堅之伎倆暗合。無非志在化家爲國而已。故見惡於聖人。若是之深。所謂欲往見之者。殆與欲赴公山佛髀之召無異。不過姑爲是說。厥後終於不往。則亦以公山佛髀待之而已。孔子之作春秋也。寓王法懲亂賊。無非欲正人心。挽春秋之世而爲三代。今自鞅叛晉而晉分。晉分而勢力不足以支秦。於是爲戰國。爲無道秦。而古先聖王之法。蕩然無存。此世運升降之樞紐。不可不審也。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梁嬰父謂荀躒曰。董安于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是趙氏之欲得晉國。塗之人皆已知之。安于於無事時。

治晉陽城甚堅。其意果何爲哉。邯鄲午。晉之上大夫也。鞅逞其暴怒。無端殺之。其有無君之心。明甚。左氏傳於齊陳氏。晉趙魏氏事。每多諛辭。曲筆。尙不能爲之諱。其梗概可知矣。當晉定公時。六卿分峙。勢均力敵。莫敢先動。儻得英主如悼公者。起而御之。猶足攘楚擯秦也。鞅先作不靖。范中行氏乃謀伐之。鞅復與韓魏比。而逐范中行氏。是趙爲首。而韓魏爲從。厥後知伯之滅。亦趙爲首。而韓魏爲從。六卿併爲三。而晉有必分之勢矣。罪魁禍首。歸之於鞅。誰曰非宜。叔季之世。大義不明。人心汨於勢利。但見鞅能化家爲國。則嘖嘖稱道之。且有緣秦

穆公上天之說。飾爲登天之夢。以駭炫末俗者。不知自  
聖人觀之。皆亂臣賊子之爲耳。烏足道哉。烏足道哉。余  
故揭其隱。以釋經義。庶稍當聖人之微旨焉。

晉執政諸卿考 甲午

昔齊桓公創霸垂四十年身沒而諸侯叛之晉文公創霸五年而卒子孫相繼爲盟主者十世閱百三十年而始失諸侯其故何哉齊自管仲死無繼起之賢才晉卿執政者均極一時之選其效自不同也竊嘗考之文公拔卻穀於儔人之中使將中軍穀死而先軫繼之當時狐偃趙衰賈佗欒枝胥臣輩同心戮力以襄遠謨猶復旁搜俊傑布居庶位可謂極盛先軫狗狄難其子且居代之且居卒狐射姑旣升復黜而趙盾代之盾卒卻缺代之缺卒荀林父代之林父卒士會代之會請老卻克

代之克卒。欒書代之。書卒。韓厥代之。厥請老。荀偃代之。營卒。荀偃代之。偃卒。士匄代之。匄卒。趙武代之。武卒。韓起代之。起卒。魏舒代之。舒卒。士鞅代之。鞅卒。荀躒代之。躒助趙氏滅范中行氏。六卿既併爲四卿。未幾荀瑤爲三卿所滅。而遂分晉矣。蓋晉自文公以後。登用執政。遴選於六卿之中。要必眾望所屬。才德巍然。有以子繼父。驟得執政者。有自下軍將佐。超將中軍者。卻缺士會荀林父。皆以文公舊人。居官二四十年。而循序得之。無不勳業出眾。聲施爛如。荀營以後。人才稍稍衰竭。荀偃士匄。初不以賢能著。悼公用之。六卿皆讓服。鄭攘楚。遂以

復霸。良由雄圖未墜。修舉稍易。而駕馭世臣。得其宜也。平公昧持盈之術。忘宴安之戒。怠於政事。荼焉莫振。趙武韓起。雖號名卿。實乏尊主庇民匡時服遠之謨。略而於封殖私家。則皆未能忘懷。已漸有弱幹強枝之勢。士鞅荀躒。瀆貨馱法。罔恤國是。其失諸侯也宜哉。嗟夫。人才者。立國之本也。晉用先軫諸臣。遏楚方張之燄。而戢其問鼎之心。扼據殺函之險要。橫塞秦衝。俾不得越桃林一步。周室賴以奠安者。近二百年。其功不在管仲下。迨晉分而韓魏趙不能支秦。秦強而東諸侯被其蠶食。天下悉併於秦。豈非人才盛衰之故與。或謂晉用世卿。

秉政尾大不掉。浸釀分晉之禍。是固然矣。夫自古立法。利與弊恆相乘。在人主審其重輕而轉移之。晉之盛也。既收羣卿夾輔之益。其衰也。亦大受其損。然使平公以後。復有如悼公者。出而匡其墜。補其偏。晉未必遽分也。然則國勢之盛衰。尤在人主一心之敬怠。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答袁戶部書

戶部郎中袁永時爲總  
理衙門總辦

辛卯

爽秋仁兄同年大人閣下奉二月十三日惠書猥承蓋  
注緝佩無涯香港設領事一事其用在緝逃犯防漏稅  
嚴海界於廣東全局尤有神益鄙人不過窺英之願敦  
睦誼迎機而導不敢以畏葸遲疑失國家之權利而已  
本不足道英人求在喀城設員貴署堂上公函初稱港  
員旣允喀員亦難終拒此論固爲持平且西陲逼近強  
鄰而喀什噶爾惟俄獨設領事領事不遜益驚往往以  
條約所無之事迫我疆吏疆吏不諳洋務甘飲其欺英  
之遊員過喀城者代爲不平輒以俄情密告疆吏因是

英欲設員俄頗甚之尊議得英牽制亦可戢俄戎心於  
籌邊大局洞若觀火實獲我心前者港員機有可乘未  
便逆料其別有所求堅拒不為貴署堂上某公因出  
使時商設呂宋領事三年不成恐香港驟派領事致形  
其短意稍病之遂因英使華爾身以設喀城領事為請  
乘機力阻港事疊接署中來電輒謂喀員空駐俄必生  
疑一則曰難在應俄勢須兩罷再則曰港喀相形利少  
害多不佞若善自為謀不過聲請罷設港員迎合署意  
即可卸後來仔肩免無窮尤悔豈不甚便無如大局利  
害攸關私衷實不忍漠視從前中國不明外務所定條

約多受虧損。如各國領事在中國者，權勢甚張，獨不許中國在歐洲及南洋設立領事，是明明不以萬國公例待中國矣。聞嘗與之切實理論，磋磨半年，且暹羅日本皆已設香港領事，而中國獨無之。英人亦自覺其不情，所以不能不允者，職是之故。將來即可爲援案，布告他國。張本亦可爲隱換受虧條約。張本今旣得而又棄之，轉覺難以措辭。若明言因略事難在應俄而至願罷港員，使英人謂我意在親俄，則必以忌俄而啟嫌，謂我意在畏俄，則必以輕我而變計。俄之見猜，固爲可慮。英之生隙，亦所宜防。港員旣罷，則此後更難再議，不佞所以

甯違署意不敢附和雷同者也。凡兩國交涉遇本國關係利害之事無論於彼國有無先施皆可發端亦無論曾否受彼國之先施皆可相機迎拒。略事發端在港事之前原不因港事而起。港事因略事而易成則固有之。然使英果注意略事我雖罷設港員彼亦未必終已。甚且如威妥瑪之故智有別起波以圖之者矣。况兩國交涉之利爭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港員之設不妨先飲其盛情而略事之允否仍宜以我之利害爲衡。鄙意略員足以牽制強俄乘彼之以略員爲請又可借爲酬情之舉則港略兩利中國兼而有之。此機胡可失也。俄人

生疑一說尤屬昧於事情。俄果欲發難於中國。無論何  
事皆可執以爲辭。若猶循照公法條約。則許他國設一  
領事。與俄何涉。此音一播。中國外交之事。俄皆得而制  
之。是殆以俄之屬國自居也。不則別有見解。不恤國計。  
民生利害者也。執事洞晰中外情勢。膽識兼裕。前讀偉  
議。皆關至計。此事得失較鉅。正傑人志士發抒讜論之  
時。職所當爲。諒必獻替以挽全局。企盼何極。手泐布達。  
敬頌台安。福成頓首。

復許大臣書

光祿寺卿許景澄時爲出使  
俄德荷奧四國大臣 壬辰

竹筴仁兄同年大人閣下。昨奉惠書。敬聆壹是。新疆檄  
撤帕米爾駐兵。惟留卡倫數處。俄廷意尙未慊。此事似  
不可聽彼鸞言。請查詢所謂卡倫者。何時創設。如設在  
一二年內。不妨爲總理衙門明言之。檄令疆吏暫撤。以  
待兩國會勘。萬一係數十百年舊設之卡倫。卽此可爲  
我地之左證。似宜先與辯明。以留餘地。否則恐俄人得  
步進步。必欲我讓舊設之卡倫。設令他日疆吏據舊案  
以力爭。爲使臣者。必致進退維谷。此不可不慮者也。竊  
嘗以謂中外交涉。惟邊界要端。須由疆吏主持。總理衙

門祇參酌其間使臣不過傳達語言耳何者

朝廷必據疆吏之言爲鐵案也且使臣相隔遼遠邊事無從懸揣如非吾地而主進取則爲生事本吾地而主退讓則爲蹙境二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干重戾往者崇地山宮保之獲咎可爲殷鑒當時亦祇求迅速了事而不知有左侯相之訾警也不才與執事遠役海外同舟其濟如故持高論而使執事爲難者有如蒼天某生讒懸詐僞造爲邪說離間兩館想明者必能洞見癥結至帕米爾作爲三國局外之地一層迭承總理衙門函電與英國外部仔細商論英人謂帕米爾人才物力不能

自成一國非瑞士比利時可比萬一有如生番劫人之  
事三國中孰擔其責孰理其事從前歐洲多此等辦法  
鮮有能善其後者儻云公同商酌則意見恐難畫一必  
致參差卽有一國力任其事又將爲異日占踞之漸此  
則措注更難者也尊議又謂鴻溝甌脫均非其時今日  
惟有任俄所爲聽兩虎之自鬪然恐風波一起英未必  
竟與俄鬪而受其敝者先在中國俄兵必長驅采入盡  
占帕地矚我回疆儻欲先撤卡倫以順適其意然後再  
與勘界熟玩總理衙門來電似已考證確鑿與合肥傅  
相函意大旨相同疆吏想亦必持此議所謂眾論不可

違也。違之恐又蹈蹙境之嫌矣。總之俄人貪地無厭，祇有力持正論以折其氣，詳稽成案以塞其辯。彼既自知理屈，或者狡謀稍戢乎。鄙人欲求固圉息事，殆與執事同心。然有不如此，不能固圉息事者。謬叨知愛，輒敢進其愚戇之論。儻勿見罪，幸甚幸甚。手泐布復，敬請台安。不宣。福成頓首。

答友人書 癸巳

七月二十六日。福成白辱惠書。見規以古誼甚盛。甚盛。僕與英廷磋商滇緬界務。頽秃唇焦。筋疲力盡。僅能蔽事。此與名利二字渺不相涉。亦以既受此任。不能不爲邊境籌數十年之安。外以折強敵。上以對

朝廷。庶不負此高官厚祿。與數萬里之遠行耳。承示益勵忠貞之志。疆場之事。度德量力。勿徒飾觀聽之美。而期獲旦夕之名。教我不爲不摯。然高明所以測我者。實與鄙懷大相刺謬。自古竭誠謀國。奮身籌邊。如唐之裴李。宋之韓富。當時忌者皆有違言。或以好名斥之。或以

貪功疑之執此二說以撓君子天下乃無一事可爲祇有引身退耳僕於古人不敢希望萬一權位亦更非其倫若果處優自便以不忠爲忠見曷事之敗壞袖手推諉處樽俎折衝之任緘默不言敷衍塞責如世之庸庸者之所爲轉可免悔吝而消讒忌安行並進未嘗不弋高官而養後福然如此以得後福不如無厚福之愈也足下若責僕以訐謨未周爭論不力安邊禦侮之效未符初志則僕知懼矣若勸僕以輒美巧滑玩敵誤國則非不才之所敢聞方今時勢正如賈子所云厝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尙惻然自以爲安僕馳驅海外熟視情

勢輒思殫棉力以補救一二平日明義理而又深知我如足下乃亦不能相諒若此豈惑於嗛我者之言邪抑汨於時俗之見也

萬壽慶典百方羅掘得款不過數百萬金並無四千萬之多鄙意亦謂連年水災可稍節省以備賑濟如有引其端者必蒙

兩宮嘉納惟進言之責當在執政與諫垣或部臣而已此外爲疆臣爲將臣爲使臣者皆非所宜言僕今雖列班臺職實受出使之任未宜冒昧進言此中精義揆之不可不審也恩恩率復惟爲道珍重不宣

庸盦海外文編卷三終